



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



中世紀中期的西欧

刘启戈 李雅书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

中世紀中期的西欧

刘启戈 李雅书选译

商务印书馆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 1957 年 7 月出版,共印 1 次,印
数 7,800 册,自 1962 年 12 月起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 •
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世纪中期的西欧

刘启戈 李雅书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11017·158

1962 年 12 月新 1 版

开本 787×1092¹/₃₂

196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89 千字

印张 4⁴/₁₆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9) 0.50 元

編者的話

为了使學生易于接触一些基本的史料和提高高等院校的世界史教學，我們編譯了這套“世界史資料叢刊初集”；同時，我們認為它對於一般學習世界史的人也會有些用處。

所謂基本史料是指在教學中多半會提到的那些原始文獻，因而我們的選材是以原始文獻或具有原始文獻價值的著作為限。

叢刊初集共計三十四個分冊，僅包括世界上古史、中世紀史和近代史的資料；現代史部分因所須選譯的資料多半不易找到，難於如期分冊完成，暫缺。

每一分冊的字數約為七——九萬。為使有限字數能有助於闡明歷史事件，故選材只能集中在幾個重點，即各分冊中的幾個部分；重點的選擇主要是根據它本身的重要性，但有時也因找不到資料而不得不放棄原所選定的重點。

應當選譯的資料如目前不能找到，暫缺。有時一個分冊已經脫稿才得到最初所要找的資料，為避免一再更改以致延誤出版起見，只好暫時不改。

現代史資料、被忽略的重點以及應選而未能選譯的資料，待將來計劃續集或專書來補充。

這套資料是為配合教學而編譯的。每一文獻的說明及附注例從簡賅。每一分冊末附有譯名對照表。

我們希望讀者指正我們的錯誤，更希望讀者指出並供給應當補譯的資料。

本分冊說明

本分冊所收集的史料完全是屬於中世紀西歐中期的。中世紀中期是指着起自公元十一世紀末，止于公元十五世紀末的這一段時間。本分冊所收集的僅以西歐為範圍，而選材則集中於兩個方面，即社會鬥爭和城市興起。我們將這些史料和資料分成五個部分，前四部分屬於社會鬥爭，後一部分則屬於城市興起。

第一部分所收集的僅為公元十一世紀後期到十三世紀初期日耳曼皇帝和教皇之間有關“策封權鬥爭”的一些文件。因為從亨利三世（一〇三九——一〇五六）的時代起，皇帝即已開始使用權杖與戒指來策封主教。“策封權”的行使，更便於皇帝們在“合法”的外衣下，染指教會財產，因此從一〇四〇年起就曾有好幾次宗教會議加以譴責，至一〇七三年喜爾德布蘭（格累戈里七世）繼任教皇后遂與日耳曼王亨利四世進行正面鬥爭。這個鬥爭始于一〇七五年，止于一一二二年，幾乎經過了半個世紀。本部分所收集的史料有皇帝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和教皇格累戈里七世，巴斯卡爾二世，卡利克斯塔斯二世等往來文件共十六種。閱讀這些史料，一方面可以使我們明了策封權鬥爭的整個過程，另一方面還可以使我們知道為甚么教會在中世紀的社會生活中會成為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因為教會的“神權”所由建立的“理論”在這些文件中有詳細的闡釋。只有在我們

了解这些荒謬的神权概念之后，才可以对它进行正确的批判。

第二部分所收集的是有关十字軍的文件，首先是一〇九五年冬教皇烏尔班二世在克来芒宗教大会上的演說詞；其次是他和以后几个教皇所給予参加十字軍者的各种特权，特别是在十字軍的热忱减退以后。这几个文件充分說明了教皇們掀起十字軍的动机，也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参加者——特别是那些城市——的目的何在。

第三部分只包括了一二一五年英王約翰所簽署的“自由大宪章”一个文件，因为封建主与国王之間的斗争这是具有典型性的一次，而且这个文件也充分反映了前者的胜利。閱讀之后，将使我們明了它只是保护了封建主階級和一部分上層市民的利益，与英、美資产階級学者所吹嘘为“英国人民自由的奠基石”的說法毫無共同之点。

第四部分所收集的是百年战争期間法国的扎克里（扎克雷）起义和英国瓦特·泰勒所領導的起义。这类史料的重要性是自明的，用不着多所解釋。但我們必須特別指出来的就是，它們都是从夫瓦沙（夫拉薩特）的“編年史”中摘譯出来的。而夫瓦沙本人也屬於当时法国的統治階級，因此我們不能期望在他的記載中会沒有誣蔑性的語句。

第五部分收录了三类文件。第一类是国王們頒發的特許狀，它說明了城市和市民階層是怎样形成的。但这只是城市形成的一种方式，例如意大利某些城市形成的过程則与此完全不同。第二类是商人基尔特的規章和議案。第三类是手工艺基尔特的規章。我們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到这类組織在初期的进步性。因为它們通过泯除竞争，互相济助等方法来保护会员，使他們能在稳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这在商

業復興的初期完全是必要的。但从文件中的另一部分——例如十四世紀的那几个——我們也可以看到基尔特在开始發展它們的排斥性，如同限制入會的資格，清除农奴出身的會員（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祖先也是农奴），延長学徒的學習期限等等。这种种規定的用意都是要限制基尔特的發展，以便自己能更好地壟斷。但对于日益擴大中的市場來說，它們已逐漸在變成阻碍生產力發展的因素了。

本分冊的史料选自下列三種書籍：

1. Ernest F. Henderson: Selec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G. Bell & Sons, 1925.
簡称：“中世紀历史文件选輯”。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 of Pennsylvania: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European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same. vols 1 and 2.
簡称：“歐洲史原始史料翻譯与重印”，第一冊，第二冊。
3. Jean Froissart: Chronique de France, d'Angletere, d'Ecosse et d'Espagne. Trans. by John Bouchier, Lord Berners. London: Macmillan & Co., 1924.
簡称：“夫瓦沙編年史”。

目 次

編者的話

本分冊說明

第一部分 皇帝和教皇关于策封权的斗争	1
一 一〇七五年十二月教皇格累戈里七世致国王亨利四世書	1
二 国王亨利四世复教皇格累戈里七世書 (一〇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6
三 日耳曼諸主教致格累戈里七世書 (一〇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8
四 格累戈里七世对亨利四世首次革职革教令 (一〇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1
五 亨利四世召集佛姆斯會議通告(一〇七六年)	13
六 格累戈里七世致日耳曼人辯白書 (一〇七六年四月或五月)	16
七 俄彭海姆會議强迫亨利四世發布的文告	21
甲 亨利王服从教皇权力之保証書	21
乙 亨利撤销廢黜教皇格累戈里七世判決令 (一〇七六年十月)	21
八 格累戈里七世致書日耳曼諸侯,叙述亨利四世在 卡諾沙堡懺悔經過(一〇七七年)	22
九 禁止世俗权力策封令(一〇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25
十 一〇八〇年三月七日重申前令	26
十一 闡釋教皇地位及权力命令	27
十二 格累戈里对亨利四世第二次革职革教令 (一〇八〇年三月七日)	29
十三 布利克森宗教會議決議(一〇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33
十四 格累戈里七世致麦次主教赫尔曼書 (一〇八一年三月十五日)	36
十五 巴斯卡尔二世与亨利五世关于策封权之交涉	46

甲 巴斯卡尔二世第一次致亨利五世書 (一一一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46
乙 巴斯卡尔二世第二次致亨利五世書 (一一一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48
十六 佛姆斯宗教和約(一一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50
甲 教皇卡利克斯塔斯二世敕令	50
乙 皇帝亨利五世敕令	51
第二部分 十字軍	53
一 一〇九五年教皇烏尔班二世在克萊芒宗教大会上的 演說詞	53
二 教皇給予参加十字軍者之各种特权	58
甲 一〇九五年教皇烏尔班二世在克萊芒宗教大会上 給予参加十字軍者之特权	58
乙 教皇尤金三世給予参加十字軍者之特权書 (一一四五年十二月一日)	59
丙 教皇英諾森三世及第四次拉特兰宮宗教大会 給予参加十字軍者之特权(一二一五年十二月)	62
第三部分 英国“自由大宪章”(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69
第四部分 法国和英国的农民起义	83
一 一三五八年法国札克里起义	83
二 一三八一年瓦特·泰勒所領導之英国农民起义	90
第五部分 中世紀中期有关城市文件	114
一 英王亨利二世給予林肯城之特許狀	114
二 商人基尔特規章	115
甲 林利吉斯聖三一商人基尔特規章	115
乙 林城聖三一基尔特常例与習慣六項(附議案三則)	119
三 有关手工艺基尔特文件	121
甲 一一三〇年英国財政大臣卷筒賬冊中有关手工艺 基尔特之記載(摘录)	121
乙 倫敦馬刺業基尔特規章(一三四五年)	121
譯名对照表	124

第一部分

皇帝和教皇关于策封权的斗争

一 一〇七五年十二月教皇格累戈里七世致国王亨利四世书

一〇七五年格累戈里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谴责买卖“圣职”，宣布俗人行使教职策封权为非法并将亨利四世之近臣五人——被控为购买“圣职”者——驱逐出教，督促亨利就范，但亨利置之不理。教皇于一〇七八年以此书胎之。

上帝的众僕之僕，主教格累戈里致書于亨利王，假若他对罗马教廷表示忠順而且够得上称为一个基督教国王的话，願向他致候并祝福。

当我们听说你故意和教廷处分过的革教者及宗教会议判决过的革教者往还时，便不得不向对于你致送使徒的祝福表示躊躇，因为使徒之长聖彼得赋予我们的职责是要求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权衡轻重，加以严格判断的。如果这件事情是实在的，那末，除非你与他们分离，促使他们悔罪，同时对于你自己所犯的罪也表示懺悔，而且得到赦免与寬容，你就得不到上帝的与教廷的祝福与恩惠。因此，我們劝告閣下，若感觉在这个事件中有罪，就应当从速与教会的主教接洽悔罪的手續。他经过我們的准许，当指示你举行合宜

形式的懺悔，對你的罪過予以寬赦，並在你同意後，將你懺悔的情況向我們提出翔實的書面報告。

此外，令我們感覺到十分奇怪的是：你常向我們致送極其虔敬的信件，而且通過你的使節經常使用一些很謙遜的詞句，諸如稱你自己為聖母教會和我們的兒子，有誠篤的信仰，單純的熱愛，虔敬，恭順與溫和的態度等等，但事實上，你的心地和行為卻十分乖僻，因為你對於教廷和使徒法令所視為最重要的事情拒不遵守。其他姑且不論，即如米蘭事件^①的結果，已足以證明你所行的，與你經由你的母親及我們派到你處的主教向我們所應承的和所表示的意向與心願，完全相反。這件事同時也說明了你這樣作的動機。現在你又在原有的創痕上加上創傷，違反教廷的習慣擅自將斐爾摩和斯波雷托兩處的教會給予某些我們素不相識的人。即令說教會也可由私人來賜予的話，那末，它的接受者至少也應當是知名之士，而且能證明其行為是向來高尚的人，否則，就是為他舉行照例的按手禮也是非法的。

你既然自己承認是教會的兒子，那末，為了適合於一個國王的尊嚴起見，你也應當對教會的主人，使徒之長聖彼得表示深切的崇敬。你若是主的羊，那末主就已經用自己的言語與權力將你交給了他，因為基督曾經這樣說過：“彼得，你餵養我的羊”^②，又說：“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

① 按當時米蘭大主教職位虛懸已久，教皇與皇帝均欲任命自己的黨羽繼任。一〇七五年秋亨利四世遣伯爵埃伯爾哈德率兵入意，同時任命一名泰德爾多之僧侶為米蘭大主教。

② 見“新約全書”“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五節。又“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章。按策封仇斗爭文件中引用“聖經”原文甚多，譯者據羅伯特·楊之“聖經要目分類索引”及官話本“新舊約全書”分別查出。以後不具列出處，以省篇幅。

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們虽是罪人，或不管怎樣無价值的人，但既然在聖彼得的座位上与使徒的职位上，就应当是他的权力的代表。因此，無疑地，凡是你所給我們的，無論是文字或言語，他自己都能接到，因为正当我們閱讀每一封信件，或傾听任何發言者的陈述時，他自己也在同時敏銳地注意到这些言詞是出自何等心腸。由于这个原故，閣下須注意自己的言詞与派駐教廷使节所表达的意见，不应令人感觉有与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会在关系永久救恩的事件上有任何矛盾。你不应当抗拒对全能的上帝給与应有的敬畏，須知这不是敬畏我們。——其实主也曾对使徒和他們的繼承者說過：“凡听从你們的就是听从我，拒絕你們的也就是拒絕我。”我們知道，凡忠順于上帝的人，对于我們的命令和我們遵照教父法令所頒布的一切指示，必不至拒絕遵行，正如出自使徒自己的口。耶穌，为了对摩西的座位表示尊敬，曾命令使徒們对坐在他的（摩西）座位上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的訓示都当遵守。使徒們和福音教义的座位与基础既是基督，那末，通过那些被拣擇为职司其事的人所宣揚的，就应当更被接受和遵守，这是不容有任何置疑的。

本年在教廷举行的宗教會議，遵照上帝的意旨，由我們主持，你自己的某些忠实臣僕也曾参与。會議鑒于长时期来基督教会的紀律已淪于廢弛，最重要的，拯救灵魂的方法因为受了魔鬼的破坏而被踐踏在地，主的羊群也显然被打击而瀕于危險，因此毅然决定重新返回到教父們的誠命与訓示中去。我們並沒有頒布任何新的，或根据自己的意志

⊙ 以色列人一宗教派別之教師，有解釋經文及普通法典之权，享有崇高之社会地位。

而發的命令，而只是根据初期教会紀律的唯一原則，責令糾正過去的錯誤，重行追隨聖徒們所留下的腳踪。关于基督的羊群，他們的获得救贖与永生，除了他自己所指示的途徑外，我們別無所知。他說：“我就是門，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条途徑，是使徒們所宣揚的，也是教父們所遵守的，我們从“福音書”卷与“聖經”的每一頁中都可以學習到。

关于这条誡命，某些人，由于重視人的尊榮过于神的尊榮，認為是難以背負的重担，但从我們这些具有較為适合的职銜者看来，則認為是重行获得救贖与光亮的必要真理，因此坚持不仅你和你国内的臣民必須虔敬地接受和遵守，就是普天之下凡承認基督，敬愛基督的王公与人民都应当接受和遵守。你的聲譽，尊榮，剛勇等等既都超过別人，那末，在对基督的忠誠方面也應該超过他們。这是我們素来所期望的，而对你來說也是应当如此的。然而我們又担心这些誡命或者对于你是一个过重的負擔，或者会使你受到委屈，因此，通过你的忠实臣僕，我們曾經寄語給你，使你在見到一切坏習慣的改变時，不致引起惊扰，而且希望你从你的国内派遣聰明和敬虔的人士到我們这里来。如果他們能合理地証明教父們的法令有減輕或緩和的必要，只要不侵犯永生王的尊榮，也不致危及我們自己的灵魂，我們是可以照办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就好像从沒有听見過我們的親切劝告一样。如果你在干犯使徒的法令以前，曾經向我們提出过甚么要求，或与我們进行过协商，而我們压迫你，或者侵犯了你的尊嚴，那末你完全是对的。但后来你所做的那些事情及其所招致的結果，充分說明你从沒有考虑过我們的命令，也沒有遵守任何公正的原則。

但上帝仍然是恒久忍耐的，也永远是寬容的，他希望你
能糾正自己錯誤的道路，而我們也在期待你的知識日漸增
長，終于能心迴意轉遵奉上帝的誠命。我們深知基督的權
力在你之上，因此願意用父親的慈愛警告你，如果你追求自
己的尊榮超過他的尊榮，將是何等危險的事。希望你自此
以後不再用現在的這些行為來阻礙教會的自由（教會是基
督認為值得作他天上的配偶的），而翻然改圖，開始用自己
的剛勇與忠誠促使全能上帝與聖彼得的尊榮得到更大的發
展，從而也使你自己的榮譽隨之增高。當你戰勝敵人的時
候，你應當特別感謝他們，因為正是通過這事件，顯示了上
帝所加于你的豐富恩典。當人們向你致送美好幸運的祝賀
時，你就更應當讓他們看見你對上帝的敬虔。希望對上帝
的敬畏，能較我們的警告更深入你的心中，因為任何王國或
帝國都是在他的權力之下。當掃羅王遵奉先知的指示時，
就取得了勝利，但旋即因勝利而矜夸，拒絕奉行先知的命
令，于是就受到主的懲罰。反之，大衛王在勇敢的榮譽中却
表現得極為謙遜，他所得到的報酬是何等巨大的恩惠。這
一切你當牢記在心。

末了，你各次信內所敘述的事項，我們都已閱悉，但尚
不擬作答，須俟你的大使拉波提，阿德朴內斯與攸德斯卡以
及曾參加過我們談話的人回到這裡，並將我們[○]委託他們
向你討論的事件詳細彙報後，再行決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給于羅馬。

第十四號敕書

○ 按教皇及西洋各國君王在文告或演說中自稱時，多用第一身多數，以
示尊榮，本分冊中概依原文譯成“我們”或“余等”以避免用“朕”、“朕躬”一類
名詞。

二 国王亨利四世复教皇格累戈里七世書

(一〇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亨利四世子接获教皇格累戈里七世前書后，即召集日耳曼及其他各地之一部分主教在佛姆斯举行會議，決議廢黜格累戈里，并以此書貽之。
(附各主教致教皇格累戈里書)

亨利，非由于篡夺，乃由于受命于天的国王，致書于現在并非教皇而是伪僧的喜尔得布兰。

这样的称呼是由于你咎有应得，因为你在教会中的升迁，每一个职位的获得毫無例外地，都是由于爭夺而非由于誠篤，由于可咒詛的方法，而非由于可祝福的方法。我們現在就許多事件中提出几个特別的实例，就是：你不仅不惧怕向聖教会的統治者，主的受膏者，大主教，主教与神甫等施行强暴，而且將他們視同不知主人意向的奴隶一样，踐踏在脚下。你就是使用这种將他們踐踏在脚下的方法得到群众的贊許。你輕視他們为無知，而唯有你才知道一切，但你的知識不是作为教化之用，而是作为破坏之用。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你所僭窃的、作为你自己名号的聖格累戈里[⊖]所說：“有权势的人，如果隶属于他的人愈众，他的驕傲也必愈益增长，他必相信他自己能較一切的人作更多的事”的預言确是指你而說的。为了維持教廷尊荣的热忱，我們曾忍受这一切，但你却誤解我們的謙讓为恐惧，因而肆無忌憚地起来反对上帝所賦予我們的王权，而且敢于用剝夺此項权力的

⊖ 按以格累戈里为名之教王前后十六人。此处之聖格累戈里指公元五九〇年至六〇四年为教王之格累戈里一世。

威胁来对付我們，好像我們的王国是从你的手中接受的，好像一切王国和帝国都是掌握在你手中，而非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其实我們的王国确是由主耶穌基督給予的，而你的教皇职位却不是蒙召喚的。你的升迁是使用下列的步驟。你使用僧职中所憎恨的詭計来获得金錢；然后使用金錢来市惠，使用刀劍来取得和平的宝座（教皇职位）。你在和平的宝座上又破坏和平，因为你用武装臣民的方法来反对他們的統治者；因为你自己既不是蒙上帝召喚的，却訓示別人去蔑視為上帝所召喚的主教們；因为你为俗人們僭窃了高于神甫的职位，因此使俗人們对自己从上帝手中所接受的，經過主教們行按手典礼的教士們，任意廢黜，或竟加以其他罪名。至于我，虽然不配躋于受膏者之列，但却經過膏沐而得国，你也曾为我举行过按手之礼。依照教父們訓示的傳統，只有上帝才可以裁判我。除非我背弃自己的信仰——这是上帝所不許可的——我决不能因任何罪名而被廢黜。以古代教父們的聰明睿智，尙且不过問“叛教者”朱理安[⊖]的事情，而仅把他交給上帝，讓上帝自己去裁判他，廢黜他。真正的教皇彼得自己也曾說過：“須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可是你既不敬畏上帝，也不尊重我——他所选立的君王。聖保羅曾說：“無論何人，或是我，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与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詛。”若是連另傳一种福音的天使都不能免于咒詛，那末你这个在世界上另傳一种福音的人就更应当受咒詛了。因

⊖ 朱理安三五五年为羅馬帝国西部凱撒，駐驛巴黎。三六一年赴君士坦丁堡任羅馬皇帝。即位后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改宗异教，并下令准許一切宗教同受寬容，故外号“叛教者”。三六三年朱理安率兵与波斯人战，六月二十六日以箭伤致于陣，教会遂傳为天罰。

此，你这个受咒詛的人，同時也是經我們的主教們和我們自己裁判為有罪的人，就应当放棄你所僭竊的職位，立即從使徒的座位上滾下來。讓別人來登上聖彼得的寶座吧，他將宣揚聖彼得的健全教義，而不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來行強暴。我，亨利，奉天承運的國王，茲會同我們的主教們向你發出命令：滾下來，滾下來，接受萬古的咒罵。

三 日耳曼諸主教致格累戈里七世書

（一〇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迈思茲大主教西格弗里暨特利夫斯的犹多，烏特勒支（攸特累克特）的威廉，麦次的赫尔曼，劳登的亨利，凡尔登的利伯特，都尔的俾波，斯派尔的荷斯曼，哈伯斯达的柏克哈，斯特拉斯堡的弗納，巴塞尔（巴尔）的柏克哈，康士坦斯的鄂圖，浮茲堡的阿达伯罗，班堡的罗德柏，拉梯斯本（累根斯堡）的鄂圖，弗里新的埃林納，爱希斯塔特的俄德利克，閔斯德的腓德烈，明頓的爱柏特，希尔德斯罕姆的赫齐尔，俄斯那堡的本諾，拿波里（那不勒斯）的埃波，巴得蓬的伊馬杜斯，布兰敦堡的提埃多，洛桑的部克哈德，未罗那的布卢諾，致書于喜尔得布兰弟兄：

当你最初侵犯到教会的樞机部分時，我們虽然明知其為一種非法，卑鄙，同時也是違背公理与正義的行為，是像你这样素來傲慢的人的一種僭竊，但我們想最好采用某種原諒式的緘默，以掩飾你在擢升中的惡劣开端，希望這些邪惡的开端終於能得到矯正，并在某種程度內會為你以後的公正与热忱所泯除。可是，直到現在，从各地教會所表現的